



阿Q正传

电影文学剧本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35.7

2

阿Q正传

阿Q正传（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字数：60,000

1981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85

定价：0.5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特出版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阿Q经历及内心世界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在旧中国，由于封建等级制度、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精神奴役，阿Q型农民的不幸遭遇及其落后和不觉悟的状况，从而深刻地批判并剖析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阿Q这一典型形象早已驰名世界文坛。

陈白尘同志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地运用电影语言，再现了阿Q的典型形象。

为了便于读者参照阅读，我们将小说附于书后一并出版。

一九八一年五月

阿 Q 正传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陈白尘 编剧

第一章 序

1921年冬。夜。

北京八道湾11号院子里，夜色如墨，只有南屋一扇大玻璃窗里透出一盏煤油灯微弱的光。朔风拂过院中树干，枯叶落地有声。

鲁迅先生坐在破旧藤椅上，面对南窗下三屉小写字台，一手挟着品海牌香烟，一手握着毛笔，在沉思中，面前是空白的直行稿纸。

〔鲁迅的略带绍兴口音的画外音〕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然而要做这篇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

鲁迅放下毛笔，站起身，吸了一口烟卷，在室中徘徊。

〔画外音〕第一个难处是，按照立传的通例，一开头大抵是“某人，号某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到底姓什么……

鲁迅又喷出一口烟。

烟雾中出现了阿Q。他三十来岁，头戴黑毡帽，身穿破旧短棉袄，显得瘦骨伶仃。他有着农民的质朴和愚蠢，但也很沾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习性。这时他正懒洋洋地含着短旱烟杆，从土谷祠大门出来。看土谷祠的老头子在门口出现，向他叮嘱什么。

〔画外音〕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天便又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的时候……

咸亨酒店。曲尺形的柜台外边站着三五个穿短袄的人在喝酒。其中有红鼻子老拱和航船七斤。阿Q走进店来，掏钱买酒。

远处铃声铛铛，大家都竖起耳朵。

酒店掌柜惊奇地问：“什么事？”他推推柜台外的七斤：“七斤，你看看！”

航船七斤还在品酒，不动，极有把握地笑道：“明摆着的：县里考秀才，今儿发榜了！”

红鼻子老拱惊奇地问：“那，谁中秀才啦？”

地保在前敲锣，报子在前面捧着喜报，飞步跑过酒店门前。有些孩子跟在后边追赶呼号。远远听到报子在叫：“捷报！赵府赵大老爷高中……”

掌柜的恍然大悟：“一定是赵太爷的儿子中啦！”

阿Q放下酒碗，惊喜不禁：“赵太爷的儿子中啦？”

老拱举杯点头：“我们未庄上除了赵家还有谁？”

“对！”阿Q狂喜了：“除了我们赵家还有谁？”说着，拔腿便向报子去路奔下。

老拱惊奇地问道：“阿Q他姓赵？新闻！新闻！……”

前临河埠头的赵府黑大门洞开。赵司晨在门口挑起竹竿放鞭炮，七八个衣冠楚楚的财主绅士正大摇大摆地拱着手走进门去。赵司晨连连哈腰。

未庄上的闲人都围在大门外向里张望。只见府里深处宾客如云，都在向赵太爷和他儿子秀才公作揖道喜。鞭炮还在燃放，一群孩子在抢地上未燃的鞭炮，欢叫着。

阿Q嘻开嘴奔来，推开木然在围观的人群，想跨进赵府大门，赵司晨的竹竿拦住他：“你干吗？”

阿Q昂然道：“赵大爷中了，我来道喜！”

赵司晨伸长他那细长脖子，笑骂道：“你也配？去去去！”

“我姓赵！”阿Q理直气壮地歪着头嚷。

“你胡说！”赵司晨顺手用竹竿将阿Q一推，推回围观的人群里。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

这时红鼻子老拱正走近来，笑道：“我说是嘛，你怎么会姓赵？”顺手连拍带推给了他一掌。

阿Q认真地分辩道：“我不姓赵，是你儿子！告诉你吧，细细排起班辈来，我比秀才还要长三辈哩！”

老拱哈哈大笑，对身旁的一个人叫道：“蓝皮阿五！你听听，他要做我儿子哩！”

蓝皮阿五不屑地笑道：“管他姓赵钱孙李，喝酒去，他穷得发疯了！”

阿Q要分辩，老拱已被阿五拖走了，悻悻然对他们背影说：“穷？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尽管老拱和阿五走了，围观的人们还是颇感兴趣地将阿Q围住了。看土谷祠的老头子问道：“阿Q，出五服了没有？”

阿Q茫然不知所答，只坚持说：“横竖我比秀才长三辈！”

老头子叹口气，说：“这话呀，难说啊！……”

围观的人也就不免点了点头。

赵司晨伸长脖子弓着腰在赵太爷耳边低语。

赵太爷，五十多岁，上唇留着两撇浓须，显得几分威武。他衣冠齐楚，手捧水烟袋，威风凛凛地立在堂前阶下，注视前方大门门堂，喝声：“带进来！”

在赵太爷两边，侍立着冠带齐全的新科秀才和穿着灰

布长衫，双臂下垂有如两根木棍的本家赵白眼，他们也异口同声地嚷道：“带进来！”

地保腋下夹着锣，侧着身子引着阿Q进来了。阿Q则笑容满面大摇大摆地走向赵太爷。

地保抢前一步，向赵太爷和赵大爷打个扞，说声：“太爷，阿Quei来了！”^①

赵太爷还没来得及开口，阿Q已经拱起双手向赵太爷赵秀才连连打拱作揖：“恭喜太爷！恭喜大爷！……”

“混帐！”赵太爷吼声如雷，睁圆的双目怒视着阿Q。

阿Q这才如梦方醒，收了笑容，而且胆颤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嘀咕着：“太……爷，我……”同时，膝关节也不由宽松，身子挫了一挫，似乎是行礼。

赵太爷抢前一步，喝问：“你是我本家么？”

阿Q不敢开口，只退后一步。

赵太爷更进逼一步，口沫纷飞地骂道：“你这混蛋！你姓赵么？”

阿Q还是不开口。

赵白眼知道赵太爷将要行动了，连忙接过他手里的水烟袋。

赵太爷挥起右掌，对准阿Q的左颊猛力打去：“你配

^① 凡是对话中叫阿Q时，应读成阿Quei。以下从略，只写作阿Q。后边的小D，也应读成小Don才是。

姓赵？你敢姓赵？”

阿Q向右一躲，赵太爷的左掌又响亮地打在他的右颊上。阿Q只好向后倒退。

赵太爷还要再打，赵秀才连忙劝阻：“父亲息怒！今儿是大喜日子，不必跟这畜生生气！”回头对阿Q骂声：“还不滚！”

赵白眼更加大声吆喝：“滚！”一边递过水烟袋，并吹着了纸帽子。

阿Q摸着被打过的面颊，和跟在他后边的地保一同退出赵府的大门。

大门外有几个还在张望的人们，也都让开一步，呆呆地看着他俩。

阿Q向大门左边顺着白粉墙蹲下身子。地保跟过来，把他那一直弯着的腰挺直了，一直松弛的脸却又绷紧了，叉起一只手，训斥起阿Q来了：“你妈妈的！什么姓不好姓，偏要姓赵！害得老子半天不得安生！”

已经要散去的几个人，于是又向阿Q和地保围拢来。

地保伸出手掌向阿Q：“拿来！”

阿Q恐惧地躲开手掌，捂住双颊，惊问：“什么？……？”

地保生气了，大声问：“规矩不懂？”还是摊着手：“酒钱！”

阿Q是懂规矩的，便伸手去向褡裢里掏摸。

地保口气缓和些了：“老规矩：二百文。多了不要。”

阿Q掏了一把铜元放在地保手里。地保掂掂手，满意地走开了，又好意地叮嘱一句：“今后不要再说姓赵了！”

阿Q痛定思痛，又不由地去摸摸双颊，靠在墙角下，闭上了眼。

没什么好看了。有一个人摇摇头，冷笑道：“自己找打嘛！我看你也不会姓赵！……”说着走开。

另一个答话说：“就是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胡说！”也打算走开了。

还是那老头子有见识，对那两人一笑说：“别看阿Q挨了打，”他摸摸胡须摇摇头，“说不定有几分……”不再说下去，也走开了。

闲人散尽了。只有一条黄狗朝阿Q坐处嗅着鼻子过来。阿Q睁开眼，再摸摸脸，余气未消，便拣起一截断砖，对准黄狗打去。黄狗嗥一声逃走了。

阿Q心境平静了，背着墙撑起身子，一边自言自语起来：“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

阿Q迈开脚步了，怒气也渐渐消除了。

再走几步，阿Q已得意洋洋地唱起《小孤孀上坟》，向咸亨酒店走去。

一阵烟雾遮没了阿Q。

鲁迅在室内徘徊，喷着烟。

〔画外音〕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提起阿Q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他究竟姓什么。

鲁迅又转回身。

〔画外音〕第二个难处，是我不知道阿Q的名字该怎么写。

有人在叫唤：“阿Q！”“阿Q！”“阿Q！”

阿Q得意地东奔西跑答应着各方面的叫唤。

〔画外音〕人们都叫他阿Q，阿Q。我曾仔细想过，是桂花的“桂”字呢，还是富贵的“贵”呢？我也不清楚。

鲁迅的笔迹：“桂”字和“贵”字。

一枝毛笔把“桂”字涂去了。

毛笔又将“贵”字涂去。毛笔又写下英文“Quei”。

〔画外音〕……我没有办法，只好用洋文了。按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成Quei。又按英国习惯，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成Q了。

毛笔又涂去uei三个字母，在Q前添上“阿”字。

鲁迅拿起一张稿纸。

〔画外音〕最后一个难处，是这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注意的。我要给阿Q立传，可是传的名目繁多……

稿纸上鲁迅的笔迹，列着：“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一枝毛笔又将它一个个涂去。

〔画外音〕这些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等等可惜都不合。只得从旧小说的一句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里……

稿纸上现出鲁迅的笔迹：“闲话休说，言归正传”。一枝笔又将前边六个字涂去。

〔画外音〕只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便叫做《阿Q正传》。

“阿Q”和“正传”四个字飞跳起来，自行排列成鲁迅亲笔所书的篇名来。

第二章 优胜记略

土谷祠小屋里，阿Q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戴上旧毡帽，披上破旧棉袄便兴冲冲地向我们走来。他得意地哼着《小孤孀上坟》……。

〔画外音〕阿Q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割麦便割麦……

阿Q在舂米，光着脊梁；

阿Q在撑船，汗流浹背；

阿Q在割麦，挥汗如雨；

老头子在田边看着阿Q，不由捋捋胡子笑道：“阿Q真能做！”

阿Q抬起头来，得意地笑了。

……阿Q还在哼着《小孤孀上坟》，得意地向我们走来……

〔画外音〕“阿Q真能做”，而且进过几回城，见识高，再加他在精神上不把赵太爷父子放在眼里，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自从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阿

Q倒很得意了几年。

……阿Q一转身，向河边走去。蹲下身，脱了毡帽，打算捧河水洗洗脸。但水里照出他的影子。他注视着头皮上几处癞疮疤，不免发呆。此时太阳偏偏出来了，照得那些疮疤闪闪发光。阿Q急忙用手捂住它，果然不亮了。但一松手，它又更加亮起来。

〔画外音〕可惜，他在体质上还有些缺点：头上颇有几处癞疮疤。因而他很忌讳说“癞”字以及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忌讳，“亮”也忌讳，甚至连“灯”“烛”都忌讳了！

阿Q恨恨地向水里投下个土块，那影子漾开了。他才捧起水来洗脸，可是一会儿水影里又亮起来了。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说道：“哈，亮起来了！”

阿Q一回头，只见比他更瘦弱的小D咧开嘴在笑他。阿Q不由怒从心起，开口便骂：“妈妈的！你小D也敢取笑老子？”而且举手便打。

小D明知不是他的对手，慌张地撒腿就跑。阿Q随即追上去，一拳打向他脊背上，可是半路里伸出一只手，把阿Q的拳头拨开了。

“是保险灯在这儿，怪不得亮起来啦！”原来红鼻子老拱插进来了，他将阿Q顺手一推，半真半假地笑着说。

“你还不配有！……”阿Q回头看是老拱，而且老拱身边还有个蓝皮阿五，不免气馁了，于是怒目而视，打算走开。

“慢着！”老拱命令他，一边伸手去摸阿Q脑袋，“让我看看。”

阿Q一边躲开，一边推开老拱的手：“别开玩笑！”

“你跟我动手？”老拱伸手便抓阿Q的辫子。

阿Q也想去抓对方辫子，但手刚一伸，早被老拱接着，就势一扭，让阿Q背转身去。

阿Q只得大叫：“君子动口不动手！”

蓝皮阿五在旁边助兴叫道：“磕头！磕头！”

老拱把阿Q扭到大树旁，将他的脑袋在树干上一连碰了五下。一边说：“老规矩：一、二、三、四、五！”

“当心！”阿五笑嚷道：“别把保险灯撞破啦！”

老拱一笑，掸掸手，和阿五扬长而去。

阿Q对去者怒目而视，手抚痛处……

〔画外音〕你以为阿Q被打败了么？没有！

阿Q怒气渐消，一边摩抚着头皮，戴上毡帽，一边开口骂道：“妈妈的！如今世界不象话：儿子打老子！”于